

## 一双拖鞋撑起的足球梦

“记者感慨的,不只是一家小小拖鞋厂的老板如何勉力苦撑一个足球俱乐部,更是他九死不悔的足球梦。如今,他离梦想似乎又近了一步。尽管这梦,还有点飘忽。”

——题记

本报记者朱旭东

2002年韩日世界杯,32岁的李太镇,带着满满的激情为首次进军世界杯的中国队助威。他现场目睹了国足0:4惨败给巴西队的那场比赛。

“他们问我,中国人为什么不会踢足球?”听到这样的话,李太镇心里暗暗下决心:你们等着看,中国足球也有好的时候!那时,他就有了梦想:有朝一日……

### “莫名,我就喜欢你”

“李太镇是个小老板,拖鞋厂能赚多少钱?但他全身心投入足球,对孩子全免费,很不容易”

李太镇是朝鲜族人,曾在黑龙江省体工队踢球,后到小学担任体育老师教孩子们踢球。下海经商后,依然割舍不下足球梦,李太镇早早将儿子送进足球俱乐部,并最终决定自己办一所足球学校。

他的爱人承花子,同是朝鲜族人。1997年,承花子随李太镇一起到上海打拼,经营拖鞋生意。儿子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就被送到上海幸运星俱乐部接受专业训练。因为有些家长掏不起外出参赛的费用,孩子们错失了很多比赛机会,李太镇很着急。

“他曾经想送儿子到国外接受训练,但一年费用要100多万元,还请外教到国内,费用也不过如此。”承花子笑着说,“琢磨了一下,他决定成立俱乐部,把国外教练请到国内,借此还能培养更多中国孩子。当然,我们培养的这些孩子,都是免费的。”

2011年,李太镇在江苏海门经营一家拖鞋厂,生意逐步走上正轨。他拿出拖鞋厂60%的利润,和海门市教育局合作共建“珂缔缘”足球俱乐部,为所有来俱乐部训练的孩子提供免费的足球训练和衣食住行。

没有独立的训练场地,孩子们就利用学校场地空闲的时间训练。当年下半年,珂缔缘足球俱乐部就有50多个孩子接受足球训练了。

玩足球,肯定是烧钱的,拖鞋厂的经济效益又不太稳定。2014年,俱乐部的经费已捉襟见肘。不得已,李太镇将上海莘庄地铁口的4套房子卖了,才暂时弥补了资金缺口。

李太镇的付出,还是有成效的。俱乐部在成立仅3年后的2014年,就拿到了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锦标赛U12(潍坊)冠军和全国校园足球冠军总决赛(北京)亚军。目前,俱乐部所有年龄段都能进全国前八,去年U14、U15两个梯队更是获得了青超亚军。

79岁的金正民,曾是健力宝青年队领队,如今在珂缔缘俱乐部义务担任顾问,他从另一个角度评价李太镇的成绩——“至今珂缔缘已向国家青少年队输送59人次,比例远高于一些大牌足球俱乐部。”

“李太镇是个小老板,拖鞋厂能赚多少钱?但他全身心投入足球,对孩子全免费,很不容易。”金正民说,不管自身水平有多高,他愿意帮助足球事业发挥哪怕一点余热。“帮他出出主意,看看教练如何训练,开会时提提建议。”而他在世界各国的青年队,还有不少人脉资源,也能给珂缔缘提供些帮助。

一位退役老将军,感慨于李太镇的疯狂,手书“李疯子”三个大字送他。李太镇恭恭敬敬地将字裱好,挂在办公室的墙上。看得出,他很认同这一称号。

康巴姑娘张静的周末和节假日几乎都在足球场度过。

一个女孩子,总是不着家去踢球,她的母亲经常埋怨她。但在追梦足球的路上,她并不孤单。

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镇,和她一样喜欢踢球的姑娘还有很多。2017年,她们组建了一支雪域高原上的女足队伍,球队的名字帅气又洒脱——玉树藏木兰。

26岁的张静从小在玉树长大。玉树是中国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,从小,她喝着澜沧江源头的水长大。

“不知道为什么,我从小就喜欢足球,小时候看着哥哥踢球时,我也会抢过来踢,足球是我和哥哥交流的语言。”张静说。

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减少她对足球的爱,现在她在离家120公里外的玉树称多县工作,每周五从单位回家,周日再返回称多。她的周末时间,几乎被足球填满。她俏皮又有点自责地说:“不踢球吧,脚痒;去踢球吧,又愧对家人。”

这个周末,张静和姐妹们相约来到玉树扎西科赛马场的一块足球场上,这里海拔接近3700



▲上图:2017年全国U15联赛第一阶段海门赛区赛后,珂缔缘队员们在行礼,正面对着队员者为李太镇。下图:珂缔缘足球俱乐部的学员在比赛中。

图片均由珂缔缘足球俱乐部提供

### 一根筋的“李疯子”

“你们老板神经病啊?”2011年,承花子去海门工商局给俱乐部登记注册,工作人员询问后诧异地嘀咕道

“让我诧异的是,他不收费,这明显违背市场规律。他不是政府组织,不是慈善机构,也不是什么大老板大财团,为什么要免费?”29岁的吴双,2011年认识了李太镇。那时李太镇创办珂缔缘足球俱乐部不久,只有几十名学员。吴双有点看不懂李太镇:“他很有魄力,但很轴”,对认准的事,会“一根筋”地坚持。”

交往多年,吴双经常陪李太镇到全国各地物色足球苗子,慢慢地接受了他独特的足球理念——当下中国的足球事业发展并不健康,属于典型的“金元时代”,很多职业队都是通过买人、挖

人、并购、收购的方式病态发展,并没真正从娃娃抓起。

而珂缔缘足球俱乐部,要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。

2017年,吴双终于决定辞职,从北京来到海门,投身于李太镇的疯狂梦想。“在‘金元时代’,珂缔缘是个奇葩。但我相信我们是会有出路的——珂缔缘的故事,就是从7名娃娃开始的,我们坚持踏踏实实从娃娃抓起,一步一个脚印,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球员、球队和球迷,才有本土的文化底蕴,有独特的内涵,也才会是中国足球的发展之路。”

长期交往,让吴双理解并支持了李太镇的疯狂。对于外人,则是更多的不解和迷惑。

“你们老板神经病啊?”2011年,承花子去海门工商局给俱乐部登记注册,工作人员询问后诧异地嘀咕了这样一句。当时海门没有一所学校有孩子踢足球,孩子们为了学习,甚至连球碰都不会碰。李太镇办足球学校,而且还不收费,当然让人觉得奇怪。窗口工作人员随口而出的“神经病”,并

无恶意,只是不理解。

“还有一些朋友劝我们收手,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快维持不下去了。”承花子记得,珂缔缘足球俱乐部最困难的时候,也就是2013年到2014年,公司经营不景气,但俱乐部学员已经100多人,聘请了七八名韩国教练。

“我们只能将上海莘庄地铁口的4套房子卖了。”想起这4套房子,承花子还是有点心疼。“当时卖了1000多万元,放到现在,肯定能卖2000多万元。”承花子也经常说自己是“神经病”,“老公已经很疯狂了,我再这样支持他,不是比他更疯狂?”但她随即叹了口气:“既然已经开始了,就得支持到底,家里有什么就卖什么了。”

目前,珂缔缘拥有从7岁到17岁的11支足球队,共计260多人。大年龄段的又组成一支25人的精英队,各梯队的主教练都是亚足联的A级教练。“我们特别想拥有一支职业足球队,帮我们把故事讲完,通过市场来检验我们的努力。”作为俱乐部的总经理助理,吴双显然非常懂得李太镇的内心。

### 不仅仅是资金的尴尬

每次参加完青少年联赛后,俱乐部都会放一个星假期。但假期结束后李太镇发现他们开始在其他俱乐部接受训练了

珂缔缘的资金窘境,俱乐部的孩子们都看在眼里。

2015年年底,珂缔缘足球俱乐部参加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节目。当主持人问孩子们的梦想时,他们的共同梦想,竟然是帮助李太镇“卖拖鞋”。因为,只有卖出拖鞋帮助李太镇走出困境,孩子们才能继续自己的足球梦。

明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申东日也是朝鲜族人,和李太镇同样来自黑龙江。出于对这位执着于足球的老乡的敬佩,申东日赞助了第五届“明姿·珂缔缘”杯校园足球国际邀请赛暨“丝绸之路”U14国际少儿足球赛。

足球改革的春风,也给珂缔缘带来新的生机。近年来,当地政府给予珂缔缘极大支持。海门市为俱乐部打造了能同时容纳1500人的宿舍楼,并且建成10个训练比赛的灯光场地,其中有两个场地可以打乙级联赛。此外,海门市政府每年还拿出300多万元,用于珂缔缘足球学校的运营,并且承担学生吃住学习的开销。

一年前,南通的地产大鳄中南建设决定入股珂缔缘,每年投入1500万元,加上一些赛事活动,帮助珂缔缘支撑起每年2400多万元的运营费用。

在资金不再那么尴尬的时候,另一个尴尬来了。从2016年开始,就有部分豪门俱乐部前来挖人,这让李太镇措手不及,因为他和学生从来没有签订任何保护性条约。

每次参加完青少年联赛后,俱乐部都会放一个星假期。但假期结束,一些孩子就不再到学校报到。过段时间,李太镇发现他们开始在其他俱乐部接受训练了。

“至今已挖走5个人,都是我们金字塔尖的人才。说实话,我们没有任何办法,珂缔缘俱乐部目前的各种条件,也无法和他们的下家比。关键是,这些孩子和家长的心,都不在珂缔缘了。”吴双苦笑说着,更有甚者,一些球探将目光锁定李太镇的儿子李贤成。

“他当然不可能背叛自己的父亲。”

### 努力把故事讲完

李太镇担心,社会风气用金钱蛊惑青少年,让这些刚刚崭露头角的足球苗子,开始迷失方向

这一个多月,李太镇一直很忙。他忙着到国外考察,忙着在国内办各种手续,他要尽快将他的“精英队”,挂靠到葡萄牙某个俱乐部,组队参加比赛。李太镇期望着,等自己的职业球队成立后,能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,也能有效缓解人才流失问题。

“到2020年,我就可以有自己的联赛队伍了。”电话中,李太镇的语气,有憧憬,也有犹豫。对于前期离开他的几名球员,他很无奈。

“我不能说他们忘恩负义,只能说孩子们很浮躁。”李太镇说,现在各地都在嘴上强调重视“青训”,实际上,真正重视的并不多。“青训”是努力让更多的孩子喜爱足球,让更多的人愿意投入“青训”;但现在,“青训”变成了“青购”,只要有钱,就能轻易挖到想要的苗子。

“整个社会都很浮躁,我又怎么能去怪孩子?”李太镇担心,社会风气用金钱蛊惑青少年,让这些刚刚崭露头角的足球苗子,开始迷失方向,分不清东西南北了。

“不管外界如何,我还会坚持自己的道路。”李太镇说,他估计还会再坚持五六年,在海门踏踏实实培养出优秀的职业球员。“如果五年不成,说明我的坚持是错的。”

“不过,成与不成,又能说明什么呢?”电话中,记者听出他在苦笑。“其实,结果真不一定能说明什么,我也就求个心安理得吧。只要这些孩子有好的出路,有好的成长环境,就值了。为人父母,有几个人真正指望孩子们将来尽孝?我们只是在尽父母的责任罢了。”

李太镇曾经和吴双开玩笑:“我百年之后,这帮臭小子能懂得给我磕个头,就满足了。”

比我幸运多了,起码从小就能接受较为正规的足球训练。”

足球,陪伴着藏族孩子。18岁的索南文江来自玉树市玉树市,也是一个足球迷,当年在家乡的玉树市民族中学读完初中后,到辽宁翔宇中学读高中。

当时,像他一样读“青海玉树内地民族班”的学生分布在全国8个省(市),学生共有2195人。今年9月,索南文江考到了焦作大学。

小时候,索南文江和伙伴们把篮球当足球踢。时间长了篮球踢变形了,小伙伴们把废纸用胶带包成一个大纸团,继续踢。高中时,课业繁重,他们还会去踢球,“那时候踢球是一种对压力的释放,想家时,在球场上出汗感觉会好一些”。

“几年过去,再离开雪域高原,离开爸爸妈妈时,已经没有当初那份沉重与不舍,求学的经历也让我看到了大山外平原的辽阔,但在我的生活里,足球却从未走远。”索南文江说。

(记者李琳海、夏晓) 新华社西宁12月9日电

## 雪域江源:追梦足球路上,他们不孤单

米,姑娘们穿着球衣,在高原的寒风里驰骋,浑身散发着朝气与力量。

玉树地震后,当地很多学校的球场都是各地援建的,张静和队友们踢球的扎西科赛马场,玉树州每年会在这举行隆重的康巴藏区赛马节。

“足球有种魔力。”张静说,她清楚记得当年震后的玉树一片废墟,很难找到合适踢球的地方,但在帐篷前,在路边,总能看到一些热爱足球的孩子踢球,讨论着足球技战术,用足球将悲伤化为力量。

更求元丁对足球的爱,也需要传承。31岁的更求元丁是玉树康巴野牦牛足球队队员,目前司职左后卫。这支成立于2006年的足

球队里有公务员、学生、出租车司机。球队在青海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数十次荣获冠军,成为一支响当当的“雪域高原足球梦之队”。

和许多生活在藏区的孩子一样,更求元丁的童年几乎与雪山草原为伴,“那时踢足球也是一件很原生态的事,我们的球门都是用木杆子做的。”更求元丁说。

更求元丁踢球时,感觉石头、尘土和足球在一起飘,早晨在家吃一点糌粑,喝点酥油茶后,能在野地里整整踢一天。

如今,玉树有了专业足球场,长大了的足球少年们踢得更加起劲。每到周末,玉树球场会出现多个队伍排队轮流使用球场的局面。“我们的足球

氛围非常棒。”玉树康巴野牦牛足球队教练王俊说。

球场上的更求元丁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。赛场外,他的本职工作是教学生踢球。他说:“我的使命就是让更多来自牧区的孩子学会踢球,爱上足球。”

更求元丁是玉树市巴塘乡寄宿制小学的体育教师,该校共有学生1200多名,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,除了本地生源,很多孩子来自四川甘孜和西藏昌都。

学校只有两名体育老师,更求元丁要负责整个学校的足球教学工作。“每次给孩子们上课时,其实我也能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子,但他们